

駕罿牛，驂蹇驢兮；驥垂兩耳，服鹽車兮。章甫薦屨（三），漸不可久兮。嗟若先生，獨離（四）此咎兮。

誄（五）曰：已矣，國其莫我知兮，子獨壹鬱其誰語？鳳縹縹（六）其高逝兮，夫固自引而遠去。襲（七）九淵之神龍兮，沕（八）淵潛以自珍；偭（九）蠻獺（十）以隱處兮，夫豈從蝦與蛭（十一）？所貴聖之神德兮，遠濁世而自藏；使麒麟可係而羈兮，豈云異夫犬羊？

般紛紛其離此郵兮，亦夫子之故也（十二）；歷九州而相其君兮，何必懷此都也？鳳凰翔於千仞兮，覽德輝而下之；見細德之險徵（十三）兮，遙增擊（十四）而去之。彼尋常之汙瀆兮，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？橫江湖之鱣（十五）鯨兮，固將制於蛟黿。

〔題義〕 謐以謫去，意不自得。及過湘水，時屈原沉汨羅已百餘年矣，謐追傷之，投書以弔，

而因以自喻。本篇亦輯入楚辭。

〔作者〕 賈誼，漢洛陽人。年十八，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，文帝召爲博士，時年二十餘歲，中超遷爲太中大夫，請改正朔，易服色，制法度，興禮樂；絳、灌（謂絳侯周勃及灌嬰）等譏沮之。蓋其時盛行黃老之說，安逸樂而惡更張，誼遂受排擠，出爲長沙王太傅。遷梁王太傅，以王墮馬死，誼自傷爲傅無狀，哭泣歲餘亦死，年三十三。誼爲漢初政論家，文學家。所上治安策（一名陳政事疏），通達政體，而文體猶未脫戰國縱橫之習氣；所作辭賦，亦屈，宋古賦之屬，今通行本有新書十卷，題賈誼撰，實則爲後人割裂誼流傳之作，編次而成，非漢志儒家十八篇之原書。

〔注釋〕 （一）「嘉惠」，指詔命。（二）「唉」，古俟字。「唉罪」，待罪也。（三）「仄」，古側字。（四）「湛」，古沉字。（五）「闐葺」，卑鄙不肖之人。（六）「隨」，下隨，湯時廉士，湯以天下讓而不受。夷，伯夷，不食周粟，餓死於首陽之下。（七）「跖」，春秋時魯之大盜。蹻，莊蹻，楚之大盜。（八）莫邪，良劍。（九）鈇，利也。（十）「默々」，不得意也。「生」謂屈原，言其無故而遭此禍也。（十一）「斡」，轉也。（十二）「康瓠」，瓦盆也。

(一三)「章甫」，冠名。「薦」，藉也。言以冠藉屢，貴賤顛倒，故漸不可久也。(一四)離同

罹。(一五)「誅」，告也，卽亂辭也。屈原離騷末章「亂曰：已矣哉！國無人莫我知兮，又何懷

乎故都！」(一六)「縹縹」，輕舉貌。(一七)「襲」，覆也，猶言察也。(一八)「沕」

(音昧)，潛藏也。(一九)「偭」(音面)，背也。(二〇)「鴟」(音梟)，「獮」(音鬪)

，皆食魚者。二十一)「蝦」，「蛭」，「𧈧」，皆水蟲之小者。言龍自絕於鴟獮，況肯從蝦與蛭

，皆食魚者。(二二)「般」，反也，一說般桓不去也。「紛紛」，構讒意也。「郵」，同尤。言般桓不

去，離此愆尤，亦夫子自爲之故，不可尤人也。(文選李善註)(二三)『細德』謂苛細之人，『險

徵』謂險阨之證。「徵」，漢書作「微」，依文選改。(二四)「增擊」，高高上飛意也。「增」

，一作「曾」，重也。(二五)「鱠」，大魚，無鱗，口在腹下。

## 八 長門賦

司馬相如

夫何一佳人兮，步逍遙以自虞<sup>(一)</sup>。魂踰佚而不返兮，形枯槁而獨

居。言：「我朝往而暮來兮，飲食樂而忘人」<sup>(三)</sup>。心慊移<sup>(三)</sup>而不省故兮，交得意而相親。伊予志之慢愚兮，懷眞慤之歡心。願賜問而自進兮，得尚<sup>(四)</sup>君之玉音。奉虛言而望誠兮，期城南之離宮<sup>(五)</sup>。修薄具<sup>(六)</sup>而自設兮，君曾不肯兮幸臨。

廓獨潛而專精兮，天飄飄而疾風。登蘭臺而遙望兮，神悅悅而外淫<sup>(七)</sup>。浮雲鬱而四塞兮，天窈窈而晝陰。雷殷殷而響起兮，聲象君之車音。飄風迴而起閨兮，舉帷幄之襜襜<sup>(八)</sup>；桂樹交而相紛兮，芳酷烈之闔闔<sup>(九)</sup>。孔雀集而相存<sup>(一〇)</sup>兮，玄猿嘯而長吟。翡翠脅翼而來萃兮，鸞鳳翔而北南。心憑噫而不舒兮，邪氣壯而攻中。

下蘭臺而周覽兮，步從容於深宮。正殿塊<sup>(二)</sup>以造天兮，鬱並起而穹崇。間徙倚於東廂兮，觀夫靡靡<sup>(三)</sup>而無窮。擠玉戶以撼金鋪<sup>(一)</sup>

三)兮，聲噲咤(四)而似鐘音。刻木蘭以爲棖(五)兮，飾文杏以爲梁。

羅丰草之游樹(六)兮，離樓梧(七)而相撐。施瑰木之欂櫨(八)兮，委參差以糠(九)梁。時彷彿以物類兮，象積石之將將(十)。五色炫以相曜兮，爛耀耀以成光。綈錯石之瓴甓(十一)兮，象璫珮(十二)之文章。

張羅綺之幔帷兮，垂楚組(十三)之連綱。撫柱楣以從容兮，覽曲臺之中央(十四)。白鶴噭以哀號兮，孤雌時(十五)於枯楊。日黃昏而望絕兮，悵獨託於空堂。

懸明月以自照兮，徂清夜於洞房。援雅琴以變調兮，奏愁思之不可長。按流徵(十六)以郤轉兮，聲幼妙(十七)而復揚。貫歷覽其中操兮，意慷慨而自卬(十八)。左右悲而垂淚兮，涕流離而從橫。舒息悒而增歎兮，蹤(十九)履起而彷徨。揄長袂以自翳兮，數昔日之讐殃(二十)。無面

目之可顯兮，遂頽思而就牀。搏芬若以爲枕兮，席荃蘭而茝香。忽寢寐而夢想兮，魂若君之在傍。惕寤覺而無見兮，魂迺迺(三)若有亡。衆鷄鳴而愁予兮，起視月之精光。觀衆星之行列兮，畢昴(三)出於東方。望中庭之藹藹兮，若季秋之降霜。夜漫漫其若歲兮，懷鬱鬱其不可再更。澹偃蹇而待曙兮，荒亭亭而復明。妾人竊自悲兮，究年歲而不敢忘。

〔題義〕

本篇錄自文選，篇首有序云：

「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，頗妬，別在長門宮，愁悶悲

思。聞蜀郡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，奉黃金百斤，爲相如、文君取酒，因於解悲愁之辭，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，陳皇后復得親幸。」顧炎武日知錄云：「相如元狩五年卒，安得言「孝武帝」，疑此序非相如作。按外戚傳，陳皇后爲長公主嫖之女，武帝得立爲太子，長公主與有力焉。帝取主女爲妃，及即位

，立爲皇后，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，聞衛子夫得幸，幾死者數。元光五年，坐女子楚服等爲皇位巫

鹽、祠祭、咒詛，罷退，歸長門宮。

〔作者〕 司馬相如，字長卿，漢蜀郡成都人。少年好讀書，學擊劍。景帝時，爲武騎常侍，因

病免；客遊梁，與枚乘等同爲上客。梁孝王卒，歸依臨邛令，得卓王孫之女文君爲妻，貧困至營酒舍，文君當壚，相如身自滌器。後以賦爲武帝所賞識，擢爲中郎將。爲人口吃而善作賦。漢書藝文志著錄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。漢人之賦，上承楚辭，下啓六朝，與五言詩，樂府歌辭，同爲漢代之代表文學，陸賈，賈誼開其端，鄒陽、枚乘繼其後，而大成於司馬相如。其文體兼採楚辭與散文：其文辭主敷陳，以華贍綺麗爲特色。相如嘗自述其作賦之經驗云：『合纂組以成文，列錦繡而爲質，一經一緯，一宮一商，此作賦之跡也。賦家之心，包括宇內，總覽人物，斯乃得之於內，不可得其傳者也。』欲知賦之外形律與內容律，可於此見之。

〔注釋〕 (一)夫何，疑問詞，宋玉神女賦：『夫何神女之姣麗。』虞，忖度前事也。(二)我，指武帝；人，后自謂也。言帝曾許朝往暮來，幸藏於己，今以飲食恣樂而忘我也。(三)慊，音欠；絕也。言帝心絕移，不省舊情也。(四)尙，猶奉也。(五)離宮，謂長門宮。(六)

薄具，謂肴饌。（七）淫，遊也。（八）櫓，音蟬。櫓櫓，搖動貌。（九）闇，音銀。香氣盛也。（一〇）存，慰問也。（一一）塊，大也。（一二）靡靡，細好也。（一三）鋪，門之鋪首，以金爲之，所以銜環者。（一四）噲，音曾；吆，音宏。噲吆，聲也。（一五）棖，音崔椽也。（一六）丰茸，衆飾貌。遊樹，浮柱也。（一七）離樓，攢聚衆木貌。斜柱爲梧。（一八）櫨，音博。櫨，音盧。櫨櫨，壁柱也。言以瑰奇之木爲壁柱也。（一九）糠，音康，虛也。

（二〇）書禹貢：『導河積石。』將將，水流盛大貌。此言見偉麗之建築，而心愈如流水之不寧也。

（二一）瓴，音零。瓦溝也。甓，音僻。磚也。（二二）璫瑁，讀若代媚。如龜。生南海中，背上  
有鱗，文理粲然。（二三）組，綬也，所以繫帷。（二四）央央，廣大貌。（二五）跔，音峙，棲止也。（二六）徵讀若紙。宋玉笛賦：『吟清商，追流徵。』均曲調也。（二七）幼，音要，幼妙，細聲。（二八）卬，同昂。謂激昂也。（二九）蹤，音徙，曳履也。（三十）讐，同愆，過失也。殃，咎也。（三一）廷，音旺。廷廷，遑遽貌。（三二）畢、昴，均宿星名。

第四組——漢樂府

九 羽林郎

昔有霍家奴，姓馮名子都。<sup>(一)</sup>依倚將軍勢，調笑酒家胡。<sup>(二)</sup>胡姬年十五，春日獨當鑪。<sup>(三)</sup>長裾連理帶，廣袖合歡襦。頭上藍田玉，耳後大秦珠。<sup>(四)</sup>兩鬟何窈窕。<sup>(五)</sup>一世良所無。一鬟五百萬，兩鬟千萬餘。<sup>(六)</sup>不意金吾子，娉婷過我廬。銀鞍何煜爚，翠蓋空踟蹰。就我求清酒，絲繩提玉壺。就我求珍肴，金盤鮆鯉魚。貽我青銅鏡，結我紅羅裾。<sup>(七)</sup>不惜紅羅裂，何論輕賤軀。<sup>(八)</sup>男兒愛後婦，女子重前夫。人生有新故，貴賤不相踰。多謝金吾子，私愛徒區區！

〔題義〕 漢代民歌，多敍事之作。如今所云故事詩也。漢武帝設立「樂府」，採燕、代、秦、楚之歌謡，被之管絃，於是其歌遂皆入樂府。雖經文人修飾，然本來面目猶未盡失也。羽林郎者，漢

官名也。其職如後之禁衛軍。卽指本詩中馮子都也。

〔作者〕 本篇羽林郎及下篇陌上桑，樂府詩集皆題曰古辭，其作者名氏，今不可考。宋書樂志曰：『凡樂章古辭，今之存者，並漢世街陌謠謳。』

〔注釋〕 （一）霍，謂霍光。馮子都，亦實有其人。見漢書霍光傳。但此詩中事，或係實事或係作者假托其名，均不可知。（二）當鑪，謂當爐煮酒。鑪同爐。（三）藍田，山名。在今陝西藍田縣。其山產玉，故云藍田玉。（四）大秦珠，漢代與今羅馬間接交通，稱羅馬爲大秦。今謂大秦珠，未必眞自大秦來，大抵產于今廣東者也。（五）窈窕，幽閒貌，又妖冶貌。（六）金吾，卽執金吾，漢官名。帝皇出行，職主先導，以禦非常。今借稱馮子都。（七）謂以青銅鏡強繫於紅羅裾上。（八）謂因拒絕不受，以致羅裾碎裂。然羅裾碎裂亦不惜，卽身死亦不惜也。

## 一〇 陌上桑

日出東南隅，照我秦氏樓。秦氏有好女，自名爲羅敷。羅敷善蠶桑，采桑城南隅。青絲爲籠系，桂枝爲籠鉤（二）。頭上倭墮髻，耳中明

月珠<sup>(三)</sup>。紺綺<sup>(三)</sup>爲下裙，紫綺爲上襦。行者見羅敷，下擔捋鬚鬚。少年見羅敷，脫帽着絹頭<sup>(四)</sup>。耕者忘其犁，劙者忘其鋤。來歸相怨怒，但坐看羅敷。使君<sup>(五)</sup>從南來，五馬<sup>(六)</sup>立踟蹰。使君遣吏往，問是誰家姝。『秦氏有好女，自名爲羅敷。』『羅敷年幾何？』『二十尚不足，十五頗有餘。』使君謝羅敷：『寧可共載不？』羅敷前致詞：『使君一何愚！使君自有婦；羅敷自有夫！東方千餘騎，夫壻居上頭。何用識夫壻？白馬從驪駒。青絲繫馬尾，黃金絡馬頭。腰中鹿盧劍，可值千萬餘。十五府小史，二十朝大夫；三十侍中郎，四十專城居<sup>(七)</sup>。爲人潔白皙，鬟鬟頗有鬚。盈盈公府步，冉冉府中趨。坐中數千人，皆言夫壻殊。』

〔題義〕此屬相和曲，一名羅敷豔歌。漢樂府中之故事詩也。

〔注釋〕（一）盛桑葉之籠。（二）一作髻簪，髻之一式。以明珠爲耳璫也。（三）細，淺黃色。（四）綃頭，所以束髮者。（五）漢時稱刺史或奉使之官曰使君。（六）漢時稱太守曰五馬。蓋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者，出則以五馬駕車也。（七）專城居，言爲地方長官。

## 第五組——兩漢文

### 二 獄中上梁王書

鄒陽

臣聞『忠無不報，信不見疑』，臣常以爲然，徒虛語耳。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，白虹貫日，太子畏之<sup>(一)</sup>；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，太白蝕昴，昭王疑之<sup>(二)</sup>。夫精誠變天地，而信不諭兩主，豈不哀哉！今臣盡忠竭誠，畢議願知，左右不明，卒從吏訊，爲世所疑；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，而燕、秦不悟也。願大王熟察之！昔玉人獻寶，楚王誅之<sup>(三)</sup>；李斯竭忠，胡亥極刑<sup>(四)</sup>。是以箕子陽狂<sup>(五)</sup>，接輿避世<sup>(六)</sup>，恐遭

此患。願大王察玉人、李斯之意，而後楚王、胡亥之聽；毋使臣爲箕子，接輿所笑。臣聞比干剖心(七)，子胥鳴夷(八)，臣始不信，乃今知之。願大王熟察，少加憐焉！

語曰：『白頭如新，傾蓋(九)如故。』何則？知與不知也。故樊於期逃秦之燕，藉荆軻首以奉丹事(一〇)；王奢去齊之魏，臨城自剄，以郤齊而存魏(一一)。夫王奢、樊於期，非新於齊、秦，而故於燕、魏也；所以去二國、死兩君者，行合於志，而慕義無窮也。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，爲燕尾生(一二)；白圭戰亡六城，爲魏取中山(一三)。何則？誠有以相知也。蘇秦相燕，人惡之於燕王，燕王按劍而怒，食以駃騠(一四)；白圭顯於中山，人惡之於魏文侯，文侯投以夜光之璧。何則？兩主二臣，剖心析肝相信，豈移於浮辭哉？

故女無美惡，入宮見妒；士無賢不肖，入朝見嫉。昔者司馬喜臘  
(二五)脚於宋，卒相中山；范雎摺脅折齒於魏，卒爲應侯(二六)。此二人  
者，皆信必然之畫，捐朋黨之私，挾孤獨之交，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  
人也。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(二七)，徐衍負石入海(二八)，不容身於世，  
義不苟取比周於朝，以移主上之心。故百里奚乞食於路，穆公委之以  
政(二九)；甯戚飯牛車下，桓公任之以國(三十)。此二人，豈素宦於朝，  
借譽於左右，然後二主用之哉？感於心，合於意，堅如膠漆，昆弟不  
能離，豈惑於衆口哉？故偏聽生姦，獨任成亂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  
孔子(三一)，宋信子冉(三二)之計囚墨翟。夫以孔、墨之辯，不能自免於  
讒諛，而二國以危。何則？衆口鑠金(三三)，積毀銷骨(三四)。是以秦用  
戎人由余而霸中國(二十五)，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(二六)，此二國豈拘

於俗，牽於世，繫奇偏之辭哉？公聽並觀，垂明當世。故意合則胡、  
越爲昆弟，由余，子臧是矣；不合則骨肉爲讎敵，朱、象、管、蔡（二  
七）是也。今人主誠能用齊、秦之明，後宋，魯之聽，則五霸不足侔，  
三王易爲比也。

是以聖王覺悟，捐子之（二八）之心，而不說田常（二九）之賢；封比干  
之後（三〇），修孕婦之墓（三一）；故功業覆於天下。何則？欲善無厭也。  
夫晉文公親其讎，而彊霸諸侯（三二）；齊桓公用其讎，而一匡天下（三三）  
。何則？慈仁殷勤，誠嘉於心，此不可以虛辭借也。至於秦用商鞅之  
法，東弱韓、魏，立彊天下，而卒車裂之（三四）；越用大夫種之謀，禽  
勁吳而霸中國，遂誅其身（三五）。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（三六），於陵  
仲子辭三公，爲人灌園（三七）。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，懷可報之意，

披心腹，見情素，墮肝膽，施德厚，終與之窮達，無愛於士（三八），則桀之狗可使吠堯，而跖（元）之客可使刺由（四〇）；何況因萬乘之權，假聖王之資乎？然則荆軻湛七族（四一），要離燔妻子（四二）；豈足爲大王道哉？

臣聞明月之珠（四三），夜光之璧（四四），以暗投人於道，衆莫不按劍相眄（四五）者。何則？無因而至前也。蟠木（四五）根柢，輪囷離奇（五七）而爲萬乘器（四八）者。何則？以左右先爲之容（四九）也。故無因而至前，雖出隋侯之珠，夜光之璧，祇足結怨而不見德；故有人先游（五〇），則枯木朽株，樹功而不忘。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，身在貧賤，雖蒙堯、舜之術，挾伊、管（五一）之辯，懷龍逢（五二）、比干之意，欲盡忠當世之君。而素無根柢之容，雖竭精神，欲開忠信，輔人主之治，則人主必

襲按劍相眄之迹矣，是使布衣之士，不得爲枯木，朽株之資也。是以聖王制世御俗，獨化於陶鈞（五三）之上，而不牽乎卑辭之語，不奪乎衆多之口。故秦皇任中庶子蒙嘉之言，以信荆軻之說，而七首竊發（五四）；周文獵涇渭，載呂尙而歸，以王天下（五五）。秦信左右而亡，周用烏集而王（五六）。何則？以其能越拘攣之語，馳域外之義，獨觀於昭曠之道也。今人主沈詔諛之辭，牽帷牆之制（五七），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皐（五八）；此鮑焦（五九）所以忿於世，而不留富貴之樂也。

臣聞盛節入朝者，不以私汙義；砥礪名號者，不以利傷行。故里名「勝母」（六〇），曾子不入；邑號「朝歌」，墨子迴車（六一）。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，誘於威重之權，脅於位勢之貴，回面汙行，以事詔諛之人，而求親近於左右，則士有伏死掘穴巖藪之中耳；安有盡忠信而

趨闕下者哉？

〔題義〕鄒陽從梁孝王游，爲羊勝、公孫詭等所構，下獄。陽乃從獄中上書自辯。書奏，孝王立出之，卒爲上客。按此文繁徵博喻，抑揚反復，雖屬書牘之作，已有漢賦體格之趨勢矣。

〔作者〕鄒陽，漢臨淄人，景帝時，與枚乘、嚴助仕吳，同以文辯知名。時吳王濞陰謀叛朝廷，陽上書以諫，王不納；去而之梁，從孝王遊，漢書藝文志縱橫家列有鄒陽七篇，今亡，有馬國翰輯本。

〔注釋〕（一）燕太子丹質於秦，旋亡去；厚養荆軻，令西刺秦王。旣發，相氣，見白虹貫日不澈，曰：『吾事不成矣！』文選李善注：『如淳曰：「白虹，兵象；日，爲君。」』善曰：『畏，畏其不成也。』（二）白起伐趙，破長平軍，欲遂滅趙，遣衛先生說昭王，益兵糧，爲應侯所害，昭王疑之，事用不成，其精，誠上達于天，故太白爲之食昴。太白，將星；昴，趙分。按應侯，范睢也。（三）楚人和氏得玉璞，獻之武王；王示玉人，曰：『石也。』刖其左足。至成王時，抱其璞哭于郊；王使玉人攻之，果得良寶。（四）

王；玉人又曰：『石也。』刖其右足。武王歿，復獻之文

李斯相秦始皇，定郡縣制，下焚書令；至二世胡亥，趙高讒之，腰斬于咸陽市。（五）箕子，殷之太師，諫紂不聽，紂曰：『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。』因剖比干心，視其竅。（六）接輿，楚人，佯狂避世，嘗歌而過孔子。（七）比干，紂諸父，取馬革爲鴟夷形，盛子胥尸，投之江。按鴟夷，爲盛酒之革囊。（八）子胥自刎，吳王夫差語，車蓋相交而下傾也。（一〇）樊於期爲秦將，被讒，走之燕，秦王政滅其家，又重購之，燕太子丹遣荆軻刺秦王，無以爲藉，於期自刎，荆軻齎其首入秦。（一一）王奢，齊臣，亡之魏，齊伐魏，奢登城謂齊將曰：『今君之來，不過以奢故也。義不苟生，以爲魏累。』遂自剄。（一二）蘇秦爲燕易王說齊，歸燕十城，或讒秦於易王，謂秦反覆詐僞，將作亂，秦因自陳以忠信獲罪云云。尾生，古之信士，嘗與女子期于梁下，女子不來，水至不去，抱梁柱而死，詳見史記蘇秦傳。（一三）白圭爲中山將，亡六城，君欲誅之，亡入魏。文侯厚遇之，還拔中山。（一四）食，去聲。駢駢，駿馬也。（一五）司馬喜，戰國時人。臏，刖刑，去膝蓋骨。（一六）范雎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，齊襄王賜之金及牛酒，須賈以爲持魏國陰事告齊，以告魏相魏齊，乃笞擊數百，折脣搘齒。雎後出亡，

入秦爲應侯。摺，亦折也。（一七）申徒狄，殷末人。莊周曰：『申徒狄諫而不聽，負石投海。』李善曰：『爾雅曰：「水自河出爲雍。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。』（一八）徐衍，周末人，見周亂，負石入海。（一九）百里奚聞秦繆（同穆）公賢，欲往干之，乏資，乞食以自致。秦繆公用爲相，七年而霸。（二〇）甯戚，衛人，家貧。爲人挽牛車。至齊，于車下飯牛，扣牛角而歌。齊桓公與語，說之，以爲大夫。（二一）齊人饋女樂，季桓子受之，三日不朝，孔子行。季桓子，卽季孫，名斯，魯大夫。（二二）子冉，史記作子罕，姓樂名喜，宋臣。（二三）國語：『衆志成城，衆口鑠金。』言衆口所惡，金可爲之銷亡也。（二四）積毀銷骨，言骨肉之親，可以因讒毀而銷滅也。（二五）由余，晉人。亡入戎，奉戎王命使秦，爲繆公留，遂降秦，爲謀伐戎之策，闢地千里，秦遂霸西戎。（二六）春秋時有公子欣時，字子臧；但爲曹國之諸公子，而非越人。威，威王，桓公子；宣，宣王，威王子。（二七）朱，丹朱，堯之子；象，舜之弟；管，管叔；蔡，蔡叔，均周武王弟。（二八）燕王噲禪國於其相子之，國大亂。（二九）田常，陳恆也。齊簡公悅之而被弑。（三十）武王克商，封比干之墓。（三一）紂剖孕婦之腹，視其胎。

轂，爲翟公逐文公，斬其祛；後文公卽位，用其言以免呂、郤之難。（三三）管仲射中桓公帶鉤

，桓公用之爲相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。（三四）商鞅，相秦孝公有功，孝公死，宗族誣以謀反，受車裂之刑以死。（三五）越王勾踐，用大夫文種謀滅吳，後信繩，賜劍使自殺。（三六）孫叔

敖，楚之處士，三得相而不喜，三去相而不悔。（三七）齊於陵仲子賢，楚王使人聘爲相，仲子辭

使者，與其妻逃，爲人灌園。（三八）無愛於士，言士有所求，無所愛惜。（三九）跖，盜跖。

（四〇）由，許由。（四一）湛，同沉。荆軻刺秦王不成，七族因之沉沒。七族，上至曾祖，下至

曾孫。（四二）吳王闔閭，初爲公子時，欲使要離殺王子慶忌，要離自請闔閭燔其妻子，揚其灰，

令慶忌不疑於己，因走見慶忌，刺殺之。（四三）明月之珠，卽下文隋珠。隋侯出行，有蛇斬而中

斷者，隋侯連而續之，蛇得生而去，後銜明珠以報其德。（四四）夜光之璧，卽和璧；惟和氏璧

在趙，國策中「楚王獻夜光之璧於秦王」，當另爲一璧。（四五）眄，音免，目斜視也。（四六）

蟠木，屈曲之木。（四七）輪囷離奇，言委曲盤戾也。（四八）器，指車輿服玩之屬。（四

九）容，雕飾也。（五〇）游，游揚也。一作談。（五一）謂伊尹、管仲。（五二）龍逢，殷

之忠臣。（五三）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「鈞」，以其周四調鈞，能制器爲大小，用此喻制世御俗者可以如陶人制器也。（五四）荆軻持千金之資幣，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，使爲先容，及軻進見獻督亢之地圖，圖窮匕首見。秦王驚，自引而起，軻乃引其匕首，以擿秦王。（五五）涇、渭，二水名，均在陝西。周文王田於渭陽，見呂尚坐茅而漁，與語大悅，載歸以爲國師。（五六）言呂尚非文王之舊人，如烏鳥之暴集也。（五七）牽帷牆之制，言爲臣妾侍帷牆者所牽制。（五八）阜，食牛馬器也，以木爲之。（五九）飽焦，周之介士，怒世不用，采蔬於道，抱木而死。（六十）勝母，意卽勝於母，勝於母，則非爲子之道矣，故曾子不入。（六一）朝歌，不時也。墨子非樂，故不入邑之名朝歌者。按朝歌爲殷之都城，故城在今河南淇縣。

## 二二 報任少卿書

司馬遷

太史公，牛馬走（二），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：曩者辱賜書，教以  
眞於接物，推賢進士爲務；意氣慄慄懼懼，若望僕不相師而用，流俗

人之言<sup>(三)</sup>。僕非敢如此也。僕雖罷鶩，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。顧自以爲身殘處穢，動而見尤，欲益反損，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。諺曰：『誰爲爲之？孰令聽之？』<sup>(三)</sup>蓋鍾子期死，伯牙終身不復鼓琴<sup>(四)</sup>。何則？士爲知己者用，女爲說己者容。若僕大質已虧缺矣，雖才懷隨和，行若由夷<sup>(五)</sup>，終不可以爲榮，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。書辭宜答，會東從上來，又迫賤事，相見日淺，卒卒無須臾之間，得竭志意。今少卿抱不測之罪，涉旬月，迫季冬，僕又薄從上雍，恐卒然不可爲諱，<sup>(六)</sup>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，則長逝者魂魄，私恨無窮，請略陳固陋。闕然久不報，幸勿爲過。

僕聞之，修身者，智之符也；愛施者，仁之端也；取與者，義之表也；恥辱者，勇之決也；立名者，行之極也。士有此五者，然後可

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。故禍莫憎於欲利，悲莫痛於傷心，行莫醜於辱先，詬莫大於宮刑。刑餘之人，無所比數，非一世也，所從來遠矣。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，孔子適陳(七)；商鞅因景監見，趙良寒心(八)；同子參乘，袁絲變色(九)；自古而恥之。夫中才之人，事有關於宦豎，莫不傷氣，而況於慷慨之士乎！如今朝廷雖乏人，奈何令刀鋸之餘，薦天下之豪俊哉？僕賴先人緒業，得待罪輦轂下，二十餘年矣。

所以自惟，上之，不能納忠效信，有奇策才力之譽，自結明主；次之，又不能拾遺補闕，招賢進能，顯巖穴之士；外之，又不能備行伍，攻城野戰，有斬將搴旗之功；下之，不能積日累勞，取尊官厚祿，以爲宗族交遊光寵。四者無一遂，苟合取容，無所短長之效(一〇)，可見如此矣。嚮者，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，陪奉外廷末議，不以此時引綱

維，盡思慮；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，在闔葺之中（二），乃欲仰首伸眉，論列是非，不亦輕朝廷，羞當世之士邪！嗟乎，嗟乎，如僕尙何言哉！尙何言哉！

且事本末未易明也。僕少負不羈之行，長無鄉曲之譽，主上幸以先人之故，使得奏薄伎，出入周衛之中。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（二），故絕賓客之知，忘室家之業，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，務壹心營職，以求親媚於主上。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！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，（三）素非能相善也，趣舍異路，未嘗銜杯酒，接殷懃之餘懽。然僕觀其爲人，自守奇士，事親孝，與士信，臨財廉，取與義，分別有讓，恭儉下人；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，其素所蓄積也。僕以爲有國士之風。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，赴公家之難，斯已奇矣。今舉事

一不當，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（四），僕誠私心痛之。且李陵徒步卒不滿五千，深踐戎馬之地，足歷王庭，垂餌虎口，橫挑彊胡，仰億萬之師（五），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，所殺過半當。虜救死扶傷不給，旃裘之君長咸震怖，乃悉徵其左右賢王，舉引弓之人，一國共攻而圍之。轉鬪千里，矢盡道窮，救兵不至，士卒死傷如積。然陵一呼勞，軍士無不起，躬自流涕，沫血飲泣，更張空券，冒白刃，北嚮爭死敵者（六）。陵未沒時，使有來報，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。後數日，陵敗，書聞。主上爲之食不甘味，聽朝不怡，大臣憂懼，不知所出。僕竊不自料其卑賤，見主上慘愴怛悼，誠欲效其款款之愚；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（七），能得人之死力，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。身雖陷敗，彼觀其意，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；事已無可奈何，其

所摧敗，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。僕懷欲陳之，而未有路。適會召問，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（一八），欲以廣主上之意，塞睚眦之辭（一九）。未能盡明，明主不曉，以爲僕沮貳師（二〇），而爲李陵遊說，遂下於理。拳拳之忠，終不能自列。因爲誣上，卒從吏議。家貧，貨賂不足以自贖；交遊莫救視；左右親近不爲一言。身非木石，獨與法吏爲伍，深幽囹圄之中，誰可告愬者？此眞少卿所親見，僕行事豈不然乎！李陵旣生降，墮其家聲（二一），而僕又佴之蠶室（二二），重爲天下觀笑，悲夫，悲夫。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！

僕之先人，非有剖符丹書之功（二三），文史，星曆，近乎卜、祝之間，固主上所戲弄，倡優所畜，流俗之所輕也。假令僕伏法受誅，若九牛亡一毛，與螻蟻何以異；而世又不能與死節者次比（二四），特以爲

智窮罪極，不能自免，卒就死耳。何也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。人固有一死，死有重於泰山，或輕於鴻毛，用之所趨異也。太上，不辱先；其次，不辱身；其次，不辱理色<sup>(三五)</sup>；其次，不辱辭令；其次，謔體受辱；其次，易服受辱；其次，關木索<sup>(三六)</sup>被箠楚受辱；其次，剔毛髮，嬰金鐵<sup>(三七)</sup>受辱；其次，毀肌膚，斷肢體受辱；最下，腐刑，極矣！傳曰：『刑不上大夫。』<sup>(三八)</sup>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。猛虎在深山，百獸震恐，及在檻筭之中，搖尾而求食，積威約之漸也。故士有畫地爲牢，勢不可入。削木爲吏，議不可對，定計於鮮也<sup>(三九)</sup>。今交手足，受木索，暴肌膚，受榜箠，幽於圜牆之中。當此之時，見獄吏則頭搶地，視徒隸則心惕息。何者？積威約之勢也。及已至是，言不辱者，所謂強顏耳，曷足貴乎！且西伯，伯也，拘於羑里<sup>(四十)</sup>；李斯

，相也，具於五刑（三），淮陰，王也，受械於陳（三）；彭越張敖，南面稱孤，繫獄抵罪（三）；絳侯誅諸呂，權傾五伯，囚於請室（三）；魏其，大將也，衣赭衣，關三木（三）；季布爲朱家鉗奴（三）；灌夫受辱於居室（三）；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，聲聞鄰國，及罪至罔加（三），不能引決自裁，在塵埃之中，古今一體，安在其不辱也！由此言之，勇怯，勢也，強弱，形也，審矣，何足怪乎！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，以稍陵遲；至於鞭箠之間，乃欲引節，斯不亦遠乎！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，殆爲此也。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，念父母，顧妻子；至激於義理者不然，乃有所不得已也，今僕不幸，早失父母，無兄弟之親，獨身孤立。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？且勇者不必死節；怯夫慕義，何處不勉焉。僕雖怯懦，欲苟活，亦頗識去就之分矣，何至自沈溺

繅繼之辱哉！且夫藏獲婢妾（元），猶能引決，况僕之不得已乎！所以隱忍苟活，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，恨私心有所不盡，鄙（陋）（四）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也。

古者富貴而名磨滅，不可勝記，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。蓋文王拘而演周易（四）；仲尼厄而作春秋（四）；屈原放逐，乃賦離騷（四）；左丘失明，厥有國語（四）；孫子膑脚，兵法（四）修列；不韋遷蜀，世傳呂覽（四）；韓非囚秦，說難孤憤（四）；詩三百篇（四），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鬱結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，思來者。

乃如左丘明無目，孫子斷足，終不可用，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，思垂空文以自見。僕竊不遜，近自託於無能之辭，網羅天下放失舊聞，略考其行事，綜其終始，稽其成敗興壞之紀，上計軒轅，下至於茲（四）

，爲十表，本紀十二，書八章，世家三十，列傳七十，凡百三十篇（五  
二）；亦欲以究天人之際（五），通古今之變，成一家之言。草創未就，  
會遭此禍，惜其不成，是以就極刑而無慍色。僕誠以著此書，藏諸名  
山，傳之其人，通邑大都，則僕償前辱之責，雖萬被戮，豈有悔哉！  
然此可爲智者道，難爲俗人言也。

且負下未易居，下流多謗議。僕以口語，遇遭此禍，重爲鄉黨所  
笑，以汚辱先人，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！雖累百世，垢彌甚耳。  
是以腸一日而九迴，居則忽忽若有所亡，出則不知其所往，每念斯  
恥，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！身直爲閨閣之臣，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！  
故且從俗浮沉，與時俯仰，以通其狂惑。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，無  
乃與僕私心刺謬乎！（五）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，無益於俗，不信

，適足取辱耳。要之，死日然後是非乃定。書不能悉意，略陳固陋。  
謹再拜。

〔題義〕少卿，任安字。安，榮陽人，曾官益州刺史。後爲北軍使者護軍，坐受戾太子據節，

下獄誅死。遷爲中書令時，安嘗與遷書，安下獄後，遷以此書報之。

〔作者〕見第一冊第一課作者注。

〔注釋〕（一）姚鼐謂「太史公」當作「太史令」。吳汝綸謂「牛馬走」爲「先馬走」之誤。

按乘輿出，太史令在導引之列，故曰「先馬走」。或以「走」爲僕從之意，牛馬走爲謙辭，非。

（二）望，怨也。流俗人，猶云世俗之人。一本作「若望僕不相師用，而流俗人之言。」而，如也；亦通。（三）言「爲誰爲之，令孰聽之」也。（四）伯牙，鍾子期，皆楚人。伯牙鼓琴，子期聽之

，知其意在高山，志在流水。子期死，伯牙破琴不復鼓，以無知音也。（五）隋侯之珠，卞和之璧，喻其才之可珍。許由不受堯禪，伯夷讓國而逃，比其行之高潔。（六）戾太子事，在武帝征和二

年七月；三年正月，武帝至雍郊祀。薄，迫也；言不得不從上往雍也。雍故城在今陝西鳳翔縣南。卒同猝。不可爲諱，謂安繫獄已久，恐其死也。（七）衛靈公與夫人同車，宦者雍渠參乘，命孔子爲次乘。孔子恥之，遂去衛。見史記孔子世家。（八）公孫鞅。衛人。入秦，因景監見孝公，變法強秦，封於商，號商君。趙良見商君，云：「君之見秦王也，因嬖人景監，非所以爲名也。」見史記商君傳。（九）袁盎，字絲。文帝出，宦者趙同參乘。盎曰：「陛下奈何與刀鋸之餘同載！」文帝笑，命同下車。見史記袁盎傳。（一〇）「無所短長」，言無所長也。（一一）闔茸，猥賤也。（一二）易林云：「戴盆望天，不見星辰。」疑此爲漢時諺語。（一三）李陵，字少卿，少爲侍中。侍中亦出入宮門，故云「俱居門下」。（一四）媒，酒斂；孽，麴也。謂釀成其罪。（一五）「仰」一作「抑」。北方地高；漢軍北上，匈奴南下，故曰仰。（一六）「躬」下一無「自」字；「起躬」，猶云「起身」，「軍士無不起躬流涕」爲一讀，亦通。沫，古類字，音呼內反，酒面也。沫血，言血流被面，如盥沫也。弩，弓也，矢盡，故曰空弩。自「軍士無不起」至「北嚮爭死敵者」，皆指兵士言。（一七）甘則自絕，少則分之，言與人同甘苦也。（一八）指，意也。言欲以上述之意，推論

李陵之功也。（一九）睚眦，小怨，睚眦之辭，謂怨家挾嫌報復之辭。（二〇）貳師，本西域國名。武帝命李廣利往征其地，得善馬，故以廣利爲貳師將軍，時陵當單于，廣利功少，故武帝疑遷沮廣利也。（二一）李陵爲李廣之孫，家世爲名將；今降匈奴，是墮家聲。墮音頽，墜也。（二二）佴，次也，處也。蠶室，施宮刑之密室。（二三）封功臣，剖符作誓，丹書鐵券，以爲信也。（二四）李善注本文選作「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」。王念孫謂李本是。「與」，謂也。言「世人又不謂我能死節者」也。（二五）理，肌膚之文理。「不辱理色」，謂不辱顏色也。（二六）關，貫也，穿也。木，械；索，繩也。（二七）古刑有髡鉗。剔毛髮，髡也；嬰金鐵，鉗也。嬰，繞也。（二八）禮記曲禮，（二九）吳汝綸曰：「鮮借爲先」。（三十）周文王姬昌，紂時爲西伯，被囚於羑里。羑里，亦作臘里，今在河南淮陰縣。（三一）李斯，秦始皇丞相。二世二年，具五刑，腰斬咸陽市。五刑，墨、劓、剕、剗、宮、大辟。（三二）韓信初封楚王。或告信反。高祖以陳平計，召信會於陳。信至，縛之。赦爲淮陰侯。後卒爲呂后所殺。（三三）或告梁王彭越反，高祖捕之，因於洛陽。後被誅。張敖，趙王張耳子。趙臣貫高等謀殺高祖，被告發，與敖同被捕，送長安。

(三四)絳侯周勃，誅呂祿呂產等，迎立文帝，復安劉氏。有人上書告勃反。被捕，下廷尉獄。請室，請罪之室。一云，「請」當作「清」；漢官有清室令。

(三五)竇嬰，文帝竇后之姪。景帝時，嬰爲大將，平七國之亂，封魏其侯。後因救灌夫得罪，被逮，論棄市。三木，刑具，桔頭項及手足者。

(三六)季布，項羽將，數窘高祖。項氏既滅，高祖購求季布甚急。布初匿濮陽周氏。周髡鉗季布，

雜羣奴中，賣之大俠朱家所。

(三七)灌夫嘗爲將軍，剛直使酒。因在丞相席上罵座，被縛繫居室，以不敬論罪。居室，卽保宮。

(三八)罔同網，謂法網。

(三九)臧，奴也；獲，婢也。

(四〇)王念孫主刪「陋」字。(四一)文王拘於羑里，乃重八卦爲六十四卦，作卦爻辭。

(四二)孔子周遊列國，不得行其道。乃據魯史，作春秋，爲極謹嚴之編年史。

(四三)屈原名平，楚之同姓，仕於懷王。後被讒放逐，乃作離騷，爲辭賦之祖。見第四課。

(四四)左邱明，魯人，作左傳及國語，左傳依春秋經編年，亦曰春秋內傳，國語亦記春秋時事，分國編，亦曰春秋外傳。

(四五)孫臏，齊人，與龐涓俱學兵法。涓自以爲不及，乃以法刖其足。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家有齊孫子。

(四六)呂不韋爲秦王政相國，集門下士所著書爲呂氏春秋，因有八覽，故亦稱呂覽。後得罪免相，徙

蜀，畏罪自酖。（四七）韓非，韓之公子，與李斯俱學於荀況。秦王見其文而悅之，非至秦，斯誣之下獄，遺藥殺之。非著有韓非子，說難，孤憤，皆韓非子中篇名。（四八）指詩經，詩經凡三百五篇，此舉其成數耳。（四九）言自黃帝至漢武帝時也。（五〇）史記，表以序年月，本紀以記帝王，書以記典制，世家以記諸侯，列傳以記人物，爲第一部紀傳體之通史。（五一）漢儒喜言「天人之際」，謂天道人事相應也。（五二）刺，戾也，音來曷反。

### 一三 蘇武傳

班 固

武字子卿，少以父任，兄弟并爲郎<sup>(一)</sup>，稍遷至移中廄監<sup>(二)</sup>。

時漢連伐胡，數通使相窺觀，匈奴留漢使郭吉<sup>(三)</sup>路充國<sup>(四)</sup>等前後十餘輩。匈奴使來，漢亦留之以相當。天漢<sup>(五)</sup>元年，且鞮侯單于<sup>(六)</sup>初立，恐漢襲之，迺曰：『漢天子，我丈人行也。』盡歸漢使路充國等。武帝嘉其義，迺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，因厚賂單

于，答其善意。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(七)等，募士，斥候百餘人俱。既至匈奴，置幣遺單于；單于益驕，非漢所望也。

方欲發使送武等：會候王(八)與長水虞常(九)等謀反匈奴中，——候王者，昆邪王(一〇)姊子也，與昆邪王俱降漢。後隨浞野侯(一一)沒胡中。——及衛律(一二)所將降者，陰相與謀劫單于母闕氏(一三)歸漢。會武等至匈奴，虞常在漢時，素與副張勝相知，私候勝曰：『聞漢天子甚怨衛律，常能爲漢伏弩射殺之。吾母與弟在漢，幸蒙其賞賜。』張勝許之，以貨物與常。後月餘，單于出獵，獨闕氏子弟在。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，其一人夜亡告之。單于子弟發兵與戰，候王等皆死，虞常生得。

單于使衛律治其事。張勝聞之，恐前語發，以狀語武。武曰：

事如此，此必及我。見犯，迺死，重負國！」欲自殺，勝、惠共止之。虞常果引張勝。單于怒，召諸貴人議，欲殺漢使者。左伊秩訾(四)曰：『卽謀單于，何以復加(五)？宜皆降之。』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。武謂惠等：『屈節辱命，雖生，何面目以歸漢？』引佩刀自刺。衛律驚，自抱持武，馳召醫；鑿地爲坎，置煴火(六)，覆武其上，蹈其背以出血，武氣絕半日復息(七)。惠等哭，輿歸營。單于壯其節，朝夕遣人候問武，而收繫張勝。

武益愈，單于使使曉武，——會論虞常，欲因此時降武，劍斬虞常已，律曰：『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，當死。單于募降者，赦罪。』舉劍欲擊之，勝請降。律謂武曰：『副有罪，當相坐。』武曰：『本無謀，又非親屬；何謂相坐？』復舉劍擬之，武不動。律曰：『蘇

君，律前負漢歸匈奴，幸蒙大恩，賜號稱王，擁衆數萬，馬畜彌山，富貴如此。蘇君今日降，明日復然。空以身膏草野，誰復知之？」武不應。律曰：「君因我降，與君爲兄弟；今不聽吾計，後雖欲復見我，尙可得乎？」武罵律曰：「女爲人臣子，不顧恩義，畔主背親，爲降虜於蠻夷；何以女爲見？且單于信女，使決人生死，不平心持正，反欲鬪兩主，觀禍敗。南越殺漢使者，屠爲九郡（一）；宛王殺漢使者（二），頭懸北闕（三）；朝鮮殺漢使者，卽時誅滅（四）；獨匈奴未耳。若知我不降，明欲令兩國相攻；匈奴之禍，從我始矣。」

律知武終不可脅，白單于。單于益欲降之，迺幽武，置大窖中，絕不飲食，天雨雪，武臥齧雪，與旃（五）毛并咽之，數日不死。匈奴以爲神，乃徙武北海（六）上無人處，使牧羝，羝乳乃得歸。別其官屬

常惠等各置他所。武既至海上，廩食不至，掘野鼠去中實而食（三）之。杖漢節牧羊，臥起操持，節旄盡落。積五六年，單于弟於靬王（四）弋射海上。武能網紡繳（五），檠（六）弓弩，於靬王愛之，給其衣食。三歲餘，王病，賜武馬畜、服匿、穹廬（七），王死後，人衆徙去；其冬，丁令（八）盜武牛羊，武復窮厄。

初，武與李陵（九）俱爲侍中。武使匈奴，明年，陵降，不敢求武。久之，單于使陵至海上，爲武置酒設樂，因謂武曰：『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，故使陵來說足下，虛心欲相待；終不得歸漢，空自苦亡人之地，信義安所見乎？前長君爲奉車（十），從至雍（十一）棫陽宮，扶輦下除（十二），觸柱折轍，効大不敬，伏劍自刎，賜錢二百萬以葬。孺卿

從祠河東后土（十三），宮騎（十四）與黃門駙馬（十五）爭船，推墮駙馬河中溺

死，宦騎亡，詔使孺卿逐捕，不得，惶恐飲藥而死。來時大夫人已不  
幸，陵送葬至陽陵(三)；子卿婦年少，聞已更嫁矣。獨有女弟二人，  
兩女一男，今復十餘年，存亡不可知。人生如朝露，何久自苦如此？  
陵始降時，忽忽如狂，自痛負漢，——加以老母繫保宮(三)——子卿  
不欲降，何以過陵？且陛下春秋高，法令亡常，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  
家，安危不可知。子卿尙復誰爲乎？願聽陵計，勿復有云！」武曰：  
『武父子亡功德，皆爲陛下所成就，位列將，爵通侯。兄弟親近，常  
願肝腦塗地，今得殺身自效，雖蒙斧鉞湯鑊，誠甘樂之。臣事君，猶  
子事父也；子爲父死，無所恨，願勿復再言！』陵與武飲數日，復曰：  
『子卿，壹聽陵言。』武曰：『自分已死久矣！王必欲降武，請畢  
今日之驩，效死於前。』陵見其至誠，喟然歎曰：『嗟乎，義士！陵

與衛律之罪，上通於天！」因泣下霑衿，與武決，去。陵惡自賜武，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。

後陵復至北海上，語武：「區脫(三)捕得雲中(三)生口，言太守以下，吏民皆白服，曰上崩。」武聞之，南鄉號哭，歐血，旦夕臨(四)，數月。

昭帝(四)即位，數年，匈奴與漢和親。漢求武等，匈奴詭言武死。後漢使復至匈奴，常惠請其守者與俱，得夜見漢使，具自陳道；教使者謂單于，言：「天子射上林(四)中，得雁，足有係帛書，言武等在某澤中。」使者大喜，如惠語以讓單于。單于視左右而驚，謝漢使曰：「武等實在。」

於是李陵置酒賀武，曰：「今足下還歸，揚名於匈奴，功顯於漢

室，雖古竹帛所載，丹青所畫，何以過子卿！陵雖駑怯，今漢且貰<sup>(四)</sup>  
三）陵罪，全其老母，使得奮大辱之積志，庶幾乎曹柯之盟<sup>(四)</sup>，此陵  
宿昔之所不忘也。收族陵家，爲世大戮，陵尙復何顧乎？已矣，令子  
卿知我心耳？異域之人，壹別長絕？」陵起舞，歌曰：「徑萬里兮度  
沙幕，爲君將兮奮匈奴。路窮絕兮矢刃摧，士衆滅兮名已墮！老母已  
死，雖欲報恩將安歸！」陵泣下數行，因與武決。

單于召會武官屬，前以降及物故<sup>(四)</sup>，凡隨武還者九人。武以始  
元<sup>(四六)</sup>六年春至京師，詔武奉一太牢，謁武帝園廟；拜爲典屬國<sup>(四七)</sup>  
，秩中二千石<sup>(四八)</sup>，賜錢二百萬、公田二頃、宅一區。常惠、徐聖、  
趙終根<sup>(四九)</sup>皆拜爲中郎，賜帛各二百匹；餘六人老，歸家，賜錢人十  
萬，復<sup>(五)</sup>終身。……武留匈奴，凡十九歲；始以彊壯出，及還，須

(五) 髮盡白。

〔題義〕 本篇節選蘇武傳，傳附漢書蘇建傳後。武爲建子，杜陵人。此文記敍蘇武平生事略，而側重性格之描寫，故於奉使匈奴，杖節歸漢一事之本末，尤爲詳盡。

〔作者〕 班固，字孟堅，漢扶風安陵人，班彪長子。九歲能屬文，博貫經籍。明帝時，曾作蘭臺令史，積思二十餘年，著漢書，起高祖，迄王莽之誅，凡百卷：十二本紀、八表、十志、七十列傳。劉知幾史通稱之爲斷代紀傳史之祖。惟其中八表及天文志，因坐竇憲（曾作竇憲幕下中護軍）事，繫洛陽獄而卒，未克竟工。和帝時，詔固妹昭（即曹大家）續成之。有唐顏師古注，清王先謙補注本行世。固爲歷史家兼辭賦家，除史而外，文如兩都賦，幽通賦，典引等亦極有名，惟大都出模仿，殆受揚雄之影響。

〔注釋〕 (一) 蘇武父以擊匈奴功封侯，官代郡太守。武兄弟以父任，兄嘉爲奉車都尉，弟賢爲騎都尉，皆漢時所謂郎官值宿衛者。(二) 移，音移，移中，廢名：監，司管理之職者。(三) 是時武帝巡邊，親至朔方，使郭吉風吉烏維單于。單于見吉，吉曰：『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，今單

于卽能前與漢戰，天子自將兵待邊；卽不能，亟南面而臣於漢；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塞苦無水草之地爲？」語卒，單于怒，斬主客見者，而留郭吉不歸，遷辱之北海上，而終不肯爲寇於漢。（四）時

匈奴使其貴人至漢，病死。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送其喪，厚幣直數千金。單于誤以爲漢殺其貴使，而留路充國不歸。（五）天漢，武帝年號。（六）且鞮，音沮低。且鞮單于爲右賢王句黎湖單于之弟。（七）假吏，猶言權吏；權使爲之，非實授官。常惠，太原人，隨武使匈奴，留十餘年始還，昭帝拜爲光祿大夫；本始間爲校尉，持節護烏孫兵擊匈奴，還封長羅侯；後代蘇武爲典屬國，數有功，卒謚壯武。（八）缑，音鉤。（九）虞常，長水人。長水，在今陝西藍田縣西北。（一〇）昆邪，一作渾耶，匈奴之屬部。今甘肅張掖、武威、酒泉、鎮番等地，皆其所有。（一一）浞野侯，卽趙破奴。破奴，九原人，武帝時爲驃騎將軍司馬，擊虜樓蘭王，封浞野侯；尋將二萬騎擊匈奴，生爲所得。留匈奴十歲，復與子安國亡入漢，後坐巫蠱，族誅。（一二）衛律，父本長水胡人，生長於漢；以李延年之薦，使匈奴。還，會延年家被誅，懼罪，亡降匈奴。匈奴愛之，封爲丁靈王。（一三）闕氏，讀若燕支：漢時匈奴王后之稱。（一四）左伊秩訾，匈奴官名。（一五）言謀衛

律而殺之，其罰太重也。（一六）燼，燼火，謂燃炭使熱也。（一七）息，謂呼吸。（一八）武帝時，南越王趙興立，王太后樛氏欲內附，其相呂嘉叛，盡殺漢使者，立建德爲王，元鼎五年秋，以路博德爲伏波將軍討之。迫獲嘉及建德，南越平。以其地爲儋耳、珠崖、南海、蒼梧、鬱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日南九郡。（一九）大宛，漢西域國名，有善馬，在貳師城，匿不肯示漢使。武帝知之，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。宛王以漢絕遠，大兵不能至，愛其寶馬，不肯與。漢使怒罵，宛遂攻殺漢使。帝乃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等前後十餘萬人伐宛，宛人斬其王毋寡首，獻馬三千匹，漢軍乃還。見漢軍張驥李廣利傳。（二〇）元封元年，漢使涉何刺殺朝鮮裨王長，朝鮮發兵襲殺何。漢發兵攻之，三年夏，朝鮮人殺王來降，以朝鮮爲眞番、臨屯、樂浪、玄菟四郡。（二一）旃，與氈同。（二二）北海，爲匈奴北界，其外卽丁零也。卽今西伯利亞貝加爾湖。（二三）去，與弆同，藏也。𦗷，音徹；草末初生也。師古注：『古草字。』按句意，卽蘇林所云『取鼠所去草實而食之。』（二四）鞬，音奸。（二五）網，謂結網，疑上脫『結』字。繳，生絲縷，可以弋射。

（二六）檠，謂輔正弓弩。（二七）孟康曰：『服匿，如罌，小口大腹方底，用受酒酪。』穹廬，

氈帳也。 (二八) 丁令，卽丁靈，種族名。 (二九) 李陵，成紀人，廣之孫。武帝時拜騎尉，將

勇敢五千人，自當一隊，出居延北，與單于遇，數敗之。會管敢亡降匈奴，言陵軍無後援，單于復益騎並攻，陵力竭降，帝聞之，族陵家，單于壯陵，以女妻之，封右校王，在匈奴二十餘年卒。 (三

〇) 長君，指蘇武兄嘉，奉車，卽奉車都尉。 (三一) 雍，地名，卽今陝西鳳翔縣，秦漢時，其地

多神祠，天子以時親臨祭天祀神。 (三二) 主扶輦下除道也。 (三三) 穰卿，武弟賢之字。后土

，土官之神。禮月令：『中央土，……其神后土。』 (三四) 宦騎，謂宦者而爲騎也。 (三五)

天子駙馬之在黃門者也。 (三六) 陽陵，漢縣名，屬左馮翊，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四十里。 (三七)

師古曰：『百官公卿表，少府屬官有居室，『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保官。』 (三八) 師古曰：『區脫

，匈奴邊境爲候望之室。』按與「甌脫」同。 (三九) 雲中，漢郡名今山西北部，綏遠南部之地。

(四〇) 喪哭曰臨。 (四一) 昭帝，名弗陵，武帝之子，在位十三年。 (四二) 上林，苑名，舊

址在今陝西長安縣西，本秦舊苑，武帝更增廣之。周家三百里，離宮七十所，爲帝王游獵之地。 (四

三) 貫，寬也。 (四四) 言欲乘機劫單于，如曹劌劫齊桓公於柯盟也。曹劌，史記作曹沫，以勇力

事魯莊公，與齊戰，三敗北，割地以和，魯與齊會於柯而盟，剗以七首劫齊桓公，因復得三戰所失地。（四五）物故，死也。不欲斥言其死，故諱言所服用之物皆已故以代之。（四六）始元，昭帝年號。（四七）典屬國，官名，武帝置，掌蠻夷降者。（四八）漢制，二千石分爲三等。中二千石，月得俸百八十斛。（四九）徐聖、趙終根，均以假吏使匈奴，至是同歸。（五〇）復，免役也。（五一）須，同鬚。

## 第六組——漢建安詩

### 一四 古詩十九首

行行重(二)行行，與君生別離。相去萬餘里，各在天一涯。(三)道路阻且長，會面安可知！胡馬依北風，(三)越鳥巢南枝。(四)相去日已遠，衣帶日已緩，(五)浮雲蔽白日，遊子不顧返。思君令人老，歲月忽已晚。棄捐勿復道，努力加餐飯！

青青河畔草，鬱鬱(六)園中柳。盈盈樓上女，皎皎當窗牖。娥娥紅粉妝，纖纖出素手。昔爲倡(七)家女，今爲蕩子婦。蕩子行不歸，空牀難獨守。

青青陵上柏，磊磊礧中石。人生天地間，忽如遠行客。斗酒相娛樂，聊厚不爲薄。驅車策駿馬，遊戲宛與洛。(八)洛中何鬱鬱，冠帶自相索。(九)長衢羅(一〇)夾巷，王侯多第宅。兩宮遙相望，雙闕百餘尺。極宴娛心意，戚戚何所迫！

今日良宴會，歡樂難具陳。彈箏奮逸響，新聲妙入神。令德唱高言，識曲聽其眞。齊心同所願，含意俱未申。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飄(一一)塵。何不策高足，先據要路津！(十三)無爲守窮賤，轚軻(二二)長苦辛！

西北有高樓，上與浮雲齊。交疏結綺窗，阿閣(四)三重階。上有  
絃歌聲，音響一何悲！誰能爲此曲？無乃杞梁妻。(五)清商(六)隨風  
發，中曲正徘徊。一彈再三歎，慷慨有餘哀。不惜歌者苦，但傷知音  
稀。願爲雙鴻鵠，奮翅起高飛！

涉江采芙蓉，蘭澤多芳草。采之欲遺誰，所思在遠道。還顧望舊  
鄉，長路漫浩浩。同心而離居，憂傷以終老。

明月皎夜光，促織(七)鳴東壁。玉衡指孟冬，(八)衆星何歷歷！

(九)白露沾野草，時節忽復易。秋蟬鳴樹閒，玄鳥逝安適！(十)昔我  
同門友，高舉振六翮。不念攜手好，棄我如遺跡。南箕北有斗，(十一)  
牽牛不負輅。(十二)良無盤石固，虛名復何益！

冉冉孤生竹，結根泰山阿。與君爲新婚，免絲附女蘿。(十四)兔絲